海峰文集

海峯文集序

去年春予遇劉子耕南於旅舍與之語溫然和叩其胸中之藏浩然不可以度量計予因異劉子非尋常人既而出其所為詩賦古文辭及制舉業之文共數十首以示余讀之洋洋乎才力之縱恣無所不極而斟酌經史未嘗一出於矩矱之外因與之訂交攜其文至京師以示縉紳大夫莫不以劉子之文為非世俗所及余於是益信余言之可驗而向者旅舍之遇為不虛已踰年劉子來京師

復時時出其近著示余則每進益上蓋劉子之才固足以追步古人而力為之不止方將與古之莊騷左馬杜李諸人馳騁上下而非徒為一世之聞人已也余非私其所好劉子之文具在請以質諸世之有目者共視以為何如也吳趨友人吳士玉書

海峰先生生長百世之下而其志常在三古以上冥心孤詣不求人知而茫茫斯世亦竟無有知之者豈天方篤生其才而顧重阨其遇耶先生志在經世其藴蓄而未出者未嘗不欲表著於一時抑塞既久乃偶以其磊砢不平之氣聊寄之詠歌慨歎之間蓋先生之可見者惟此而已琢以稚弟久侍門墻朝夕蒙其訓示而究無能涉其津涯常用自愧若夫先生之文章足以上繼周秦而下儕唐宋則四方之有目者既已深知而亟許之矣奚俟

余言顧竊以為先生之道不施於時而其可見者僅此區區文章之末然知言之君子由其末亦遂可以探其本故願從及門之士刋而布之以與世之抗志勤學明道之賢才共讀焉可也受業弟琢敬跋

海峰文集卷一目錄

桐城劉大櫆著

海峰文集卷一

桐城劉大櫆著　受業方　國校編

論著

辨異

由太極有陰陽由陰陽有五行其於天也為日為月為辰為星其於地也為水火為土石鬱之而為雷爍之而為電散之而為風凝之而為雪霜蒸之而為雨露為雲霞行之而為川止之而為山是數者天地之所以化鬼而育神也有天地然後萬物

生矣翼者距者鬣者角者喙者蹄者爪者牙者鱗者介者蹣跚者泳者蠖者踔者蠕蠕者蔓者挺者實者榮華者之生生萬有不窮也而人為貴於是有五常之性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於是有七發之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循是而往焉於是有學以為人之術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人則必有男女有男女則必有夫婦由夫婦有父子由父子有兄弟由兄弟有朋友人之不能無欲而相與聚處以為生

也則爭且亂於是乎有君臣是故有天子有公有侯有伯有子男環天子之畿而為國者有甸服有侯服有綏服有要服有荒服一國之中有君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而農工商賈以差各職其所務是故敬以主之德以先之禮以率之政以明之刑以恐之而樂以化之於是有黍稷稻粱瓜蓏荼苴雞豚狗彘以為之食有蠶桑筐績絲麻布帛以為之衣有塾黨庠序之設有親義信序別五教之敷有恭重端直之容有盥漱櫛浴笄總捍遰

之備有溫凊之儀有哭踊之度有祔練祥禫之節有城郭甲兵之守有宗廟朝廷宮室之制有朝覲會同聘享征討之事有司徒司馬司空膳宰役夫之職有蒐苗獮狩穿絡鞭策縱控之施而又有鷇卵蚳蝝罛罶斤斧虞衡之禁有加冠於首之責有親迎共牢合巹相見飲酒投壺習射之文有擎跽曲拳降登俯仰旋辟揖拜之儀有玉帛籩豆敦牟卮匜之器有琴瑟柷敔鐘鏞之音有干戚之舞有郊社柴望祈禳八蜡之祭有鞭撲劓刵五流五宅之

感權量以平其偽龜策以稽其疑藥餌以治其疾疢是故天下之民有以各安其生而復其所得於天之固有而聖人固非有勉強於其間也是故堯舜禹周孔子吾儒之於道順而睇之者也故其所從事者實而其言歸於有用老莊佛異氏之於道逆而睨之者也故其所從事者虛而其言歸於無用曰彼所以為是紛紛者何也其初五行而已矣五行陰陽而已矣陰陽太極而已矣太極是無極也夫既無極矣而又奚以是紛紛者為哉

吾儒順睇異氏逆睨横在中間前面是順睇却伸開説後面是逆睨却縮緊説相其風格當在周秦以上

觀化

吾與萬物羣生於天地之中其萬有不齊耶其有至齊者存耶張目以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以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十十之十為百百之十為千千之十為萬其紀之不可勝紀耶其推之而不能自已耶清者寧者靈者蠢者動者植者其為物不同也而莫非物也一物一聲也一物一色也一物之聲聲各聲也一物之色色各色也鳥聲之交交也鵲聲之楂

樝也交交者人見以爲鳥也以鳥而聽鳥則其交交也有萬樝樝者人見以爲鸛也以鸛而聽鸛則其樝樝也亦有萬彼鳥鸛之於視人也亦若是已矣蒼水之民呼中角黄水之民呼中宮白水之民呼中商黑水之民呼中羽徵雖然一國一音也一鄉一音也一里一音也一家一音也一人一音也自一人推之至於九州漸之於近也自九州引之至於一人漸之於遠也楚人與越人共語秦人不能別也朝夕與游者是音蹙然不出戶外而辨之

矣一乳而兩子不相期而與之相遭庸詎知伯之非仲耶庸詎知仲之非伯耶雖然有辨其父母知之其昆弟知之其妻知之其子知之其同室之人亦知之一人之身兩手也兩足也兩眉也兩目也兩耳也兩鼻之竇叶也一也不一也兩手之持一蛇一龍兩足之行一雲一風兩眉之峙一華一嵩兩目之澄一河一江叶兩耳之入一纖一洪兩鼻之出一雌一雄群烏方哺於林共出求食一烏銜食先歸其雛望見之軒口嘈嘈而衆巢之雛皆伏

彼必有以異其形容故也游蟻求羶行乾卵見奐骨歸以報穴蟻穴蟻以上於巨蟻巨蟻下令珠中率其卒伍二十餘萬衆取之適齊盧過乾卵得之以去巨蟻至尋之不見則怒以游蟻為謬妄言欺我實無奐骨也乃聲其罪群齧而殺之齊之水躁越之水重秦之水泔楚之水弱燕之水沉滯宋之水輕清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南海也風一也而不一也為凱為谷為融為閶闔為不周為廣莫隐隐谹谹者彼何聲耶其牛鳴窌耶其奮往而

不知歸者邪雖然有土焉有水焉有石焉有火叶焉石英也鍾乳也甘遂也大苦也牛溲也敗鼓也参茈也赤白之砒也温涼益損之異施也為根為莖為枝為葉為華為實為皮為核為首為尾為顛為末為中身為要節為近水為附石為精粗為厚薄其性之一出焉而異宜也食之使人壽善而光榮或鬱滯而蕭索道之所居氣與居之氣浸假而有象象浸假而有數道也者不貳者也數也者不一者也奇零也參差也自一而長之以至於無窮

也。其可以道里計邪。夫彼司化者。亦乘於氣數之中。而不能以自主耳。非其能為不齊。而不能使之齊也。鷹為鳩。虒為鱉。田鼠為青奐。蜻蛉為撻末。蛾子之為蠶也。蠶之復為蛾。而遺其子以死也。非蛾之與蠶所能自止也。結璘與鬱儀。遇於青冥之野。鬱儀謂結璘曰。吾與若御此輪也。自始有之。而御之者。數萬年於今矣。而未之或改也。結璘曰。若斯予哉。若今所御之輪。非若昨所御之輪也。吾今與若言。若之輪。非嚮若與吾言若之輪也。鬱儀曰。若

何以知之曰以吾之輪知之於是兩人相視而嬉曰吾知之若亦知之彼外人不知也

儒者真實之理莊生奇幻之文　道不二而數不一是一篇之主却用作中紐以上說數之不一是横說以下說數之不一是豎說局陣亦奇

養性

均是人也或則聖或則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天乎曰其所以降稟不猶者天也君子不以為天也然則性果有善有不善邪曰性之原於天也無不善也其在於人而不善者以生也是故其人之不善也非性之不善也天下之物有美者則必有不美者以賊之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非性也賊性之性也是三者天之所以與我亦非有不善也其岌岌乎

其意之可以為不善者任乎人而不善者以生也口也者善天下之味者也味可嗜也吾口遂於味而口之性以賊也今夫駃騠前之以橛飾而後之以鞭策放而游乎五達之衢雖有蹄齧之能不足施矣聖人之於味與我同嗜也聖人之於色與我同視也聖人之於聲與我同聽也聖人能不賊耳盡其性治其賊性之性目視色耳聽聲口飲天下之肥甘使其為吾賊者皆以為吾用性者主賊性者奴也

其筆之堅瘦足以達其意故文境清如秋水

達命

吾分之所宜然不容以不盡也吾爲之爲之而有不利勿問之矣非吾分之所宜然不可使之加身也吾必不爲之不爲之而或有利焉勿問之矣理也者有定者也氣也者無常者也氣坱然廻薄於太虛之中有陰陽則必有清濁有清濁則必有善惡因而鼓之以爲生物之機則必有吉凶陽善之氣天與人以類相召不期而相遭陰惡之氣天與人以類相召亦不期而相遭天未嘗有心也遭之

者或不以其類而奇零參差不齊之數起矣故曰非人之所能也吾觀攻剽刼奪不避金鐵之誅毀肌膚而斷肢體者皆若有所不獲已則其所以至此未嘗不出於天而天將有以辭之不任受矣今之人莫不言命其將謂伯夷不得不廉而盜跖不得不貪耶使知命者曰立於巖牆以俟之嗚呼其亦無是理也

精理為文

心知

東海之產有鉛松恠石焉吾未之見也不得而知之西海之產有鏐鐵銀鏤焉吾未之見也不得而知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方名器數之委曲而繁多吾未之見也不得而知之然則心果塊然獨守於方隅乎曰是其施之不能以驟及者然也盈天地之間皆吾心也是故為吉為凶為悔為吝人物事為之變苟有先見之微則吾心必覺之然而朱黃黼黻之色蔽吾之明琴瑟柷梧鐘鼓之喤喤亂

吾之聰山海之珍異爽吾之口椒蘭苾芷之芬香朽吾之骨疏房邃宇使吾之盤樂而燕私吾惛不復能覺之矣惟天下至誠主之以中正無妄而常虛故其心之幾與天地之幾常出於一是惟無觸觸則知焉吾有友在吾家數百里之外時其相遇則先是夜必夢見之夫天下之人蓋無一不在吾心蘊蓄之中而未嘗與之相接則兩人相與之幾伏而未作其精神不足以相維繫也吾友之於吾如絲之牽也如綫之引也如水之循行乎故恤也

其可知也已夫彼之過我門而造訪也必其心意之相屬其幾有先至於我者矣方吾旦晝之間紛華繁飾囂然沓至於耳目之前出入之無鄉往來之無常激水而使其光燭鬚眉必不幾矣日之夕矣羣動其皆寂矣而息淵深而百為無足以相侵歛吾之精約吾之神歛之又歛約之又約而廻返其真其真則覺矣嗚呼此至誠之心也

發前人之所未發

天道上

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昔之人知其然顧以為勸善而規過故為是殃慶之云以警愚昧然不以為憑也謂天之愛人甚矣生百穀以養之也而又生之螟螣以害之生之雞豚馬而又生之豺虎焉生之絲枲以為之衣生之文梓豫章以為之宮室可不謂愛之乎生之雀鼠以耗其囷倉生之蚉虻蚤蝨以危其寢寐可謂愛之乎毀璣以為礫而崇墨以為朱乎駕駑駘使馳千里而騏驥服鹽車乎蔡

藿不糝者回憲而馬醫洒削長使之有餘乎鄧攸其無嗣而五子乃在登徒乎水固有不能溼火固有不能燥也人固有不可知天固有不可曉也祖有功矣而功可恃乎宗有德矣而德不刊乎為粥糜以食餓者而已且啼饑分緼纊以衣凍夫而已且號寒乎刻像設之腸而神不能加之罰擬陳人之冢而鬼不能肆其殘乎擧人於國門之外使之抵罪而貪惏以逞者世守其官乎大武之下蟻或亡矣而人不顧也大樓之下人多斃矣而天不憐

也彼蒼蒼者其積氣耶彼陰陰者其積塊耶彼物之生且死於其間也其亦有欲其生而生欲其死而死者耶其無乃生者自生而天究不知其所以生死者自死而天究不知其所以死耶貴者自貴而天不知其貴賤者自賤而天不知其賤耶天地也日星也山川也人物也相與回薄於宇宙之間適會其高者機也而高矣適會其下者機也而下矣有明則必有晦也有隆則必有替也有興則必有廢也吉一而凶悔吝三也日之食也天不能使

其不食也星之隕也天不能使其不隕也其偶而崩也而天與之為崩其偶而竭也而天與之為竭天天方自救其過之不遑而又奚暇以為人之窮通壽夭耶吾故曰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

此文欲合莊騷而一之前面哀怨之音可續天問卜居後面揮灑曠逸又渾似南華咳唾

天道中

謂天之渾然無知則將避善如浼趨不善如鶩一任殃慶之自至乎是又不然夫所謂天道無知此特天之未定者也君子道其常天穆然而深厚其於物也清者濁者靈者蠢者無分於善惡無一物而不生也猶父母之於子也無分於智愚賢不肖無一人而不愛也有聖人者為天地立心於是始有賞善罰惡之權以為天補其所不足夫所謂天者何哉宜然而已矣數雖不可知而天之宜然者

無不可知。作善不必皆降祥。而善則宜其祥。作不善不必皆降殃。而不善則宜其殃。人猶有情之可通。而天者。執一定以相繩。春則必生。秋則必殺。彼皐陶之為士亦若是而已。草木有當春而萎死者。而天所以生之之意。固未有改也。亦有至秋而華實者。而天之殺之。方隨其後也。夫鳥獸惟無知。故父子聚麀。雖當衆睹衆聞之地。而恬不知愧。人之為鳥獸行者。必在幽暗無人之中。其知之則以為耻。故人之為不善。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己之心。不

可以欺心則不可以欺天天者何也吾之心而已矣今夫傑猾之民乘時竊位怙寵立威黷貨無厭其有稍異於已則黜之甚則夷滅其宗族慘戮亦至矣而康寧壽考令終者不可勝數彼其心見以為當然與鳥獸之聚麀者無以異也彼以鳥獸自為則天亦以鳥獸畜之而已士君子有闕蚤夜負疚於心而不寧能逃天之誅不能逃吾心之誅天之誅有時至即有時不至吾心之誅寤寐寢興無一時去於吾之側也而將何以堪之故夫蚤夜負

疚於心而不寧富壽康寧之所去也且夫朝廷之法知而犯之則罪加一等天地雖大鬼神雖幽亦若是則已矣有志之士其將何從焉

天道渺茫悠遠却鞭辟向裡即吾心理之當然說得十分可畏

天道下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文言之言也文言之言歐陽子不以為孔子之言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文之言也古文之言儒者不以為尚書之言也南宮适曰羿奡不得其死禹稷終有天下而孔子不答其不答何也蓋以天無心也其禍福偶中之於人而於其人之善不善未必果以類應也故謂适之言為不然則何以勸天下之為禹稷而懲其為羿奡者謂适之

言為然則又何以解夫為羿奡而得其死為禹稷而究不有天下者此其故皆不可言也不可言則亦以不言者言之而已古之聖人以為吾生而為人善所當為也當為者為之而已不計其慶之至也不善所不當為也不當為者不為而已不計其殃之至也為善固宜其慶也慶不至而為善之心則甚慊也而謂其必有慶者愚也為不善固宜其殃也殃不至而為不善之事則難掩也而謂其必有殃者妄也孔子孟子之於人其所以教其為善

而禁其為不善者多矣而未聞有以禍福誘之者為善為不善可知也而禍福則不可知也為之者我也禍之福之者天也我則自勉之而天何容心焉雖然嘗竊疑之三代以上道出於一故其天可信三代以下道出於二故其天不可知可信者天之有道也不可知者天之無道也天下有道則道德仁義與富貴顯榮常合天下無道則富貴顯榮與道德仁義常分是故衰亂之世其達而在上則必出於放辟邪侈其修身植行則必至於貧賤憂

戚三代而上曰尭曰舜曰禹曰湯曰文武若是者必起而為君曰稷契曰益尹曰旦奭若是者必起而為相降而至於小善一藝之長莫不起而在庶司百職之任及至周衰孔子孟子之生而天下之勢變矣賢能者竄伏於下而不肖者恣睢於上智詐自驕頡猾不仁怙勢襲威無所顧藉物產靡敝而苑囿崇侈民力竭塞而畋遊無度陷膚咂血其鋒銳於蚕虿而深居高拱僴然自以為尭舜焉當是時天下之人趨利如騖走勢如歸安知有仁義

以居其位之為貴安知有蕪耻以食其糈之為美茫茫乎大造夫孰知禍福之門勝負成敗之所分故夫三代以下其上之於民名為治之而其實亂之其天之於人名為生之而其實殺之也若是者何也天至是不能自司其權而以其權授之於地也地也者此盛則彼衰東替則西隆環生迭出互為乘除自近以至遠由中以達外者也夫天以福善禍淫為其道然而地值其興隆則淫而得福者其恒天不得而禍之也地值其歇絕則善而得禍

者其恒天不得而福之也盖地之方興則強大者皆出於其間而天下有道則其地之強大者皆有德而賢天下無道則其地之強大者皆無德而不肖故世治則強大附麗於賢德以俱行世亂則賢德別離於強大而獨立是故漢帝興則蕭曹樊盧從之而俱興明祖奮則徐常李鄧從之而俱奮夫蕭曹諸人豈其有積德累仁宜為侯王將相者哉當其有道天與地同司其令聖人中處其間輔相之而有餘及其無道天不能以自主而使地獨持

其權賢者不幸生其時則自為謀而不足古之聖人其生非不由於地也而道合於天故能興起在天子之位後之賢人其生不可謂非天也而不得其地故阨窮以終其身夫地之道日以崇則天之道日以卑積而不反數十百世之後其必有人與物相易而為其貴賤者乎夫青烏之書葬經之言猥鄙不足道而後世宗之更千百年而信奉之彌篤彼亦有見於後世世之天不可知而依於地者猶為可恃也哉

宏放至此乃見大家本領

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郯子有萇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為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為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為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啟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為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為事為朱之學者以詆諆陸子為能吾以為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為其無父無君

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絶父子不為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為訾訾之大盜至胠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為門內之鬬是亦不可以已乎決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為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為似曾子似子

夏然則諸子之跡雖不同以為似子貢似曾子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為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辯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爭辯者世屈之愈下也而自託於羽翼聖道夫聖人之道皎如天日何賴汝等蜉蝣之爭

愼始

天下之事惟其未有以倡之有一人倡之於前以至比閭族黨之間相效而成俗此不惟中材庸主不能以威廹而勢禁也雖使聖人持之且將無以善其後是故古之善為治者不恃法而恃禮禮者防之於未然而法者禁之於已然夫既曰已然矣而又安能以法禁之哉昔者儀狄造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禹之惡酒也甚矣使其可禁則禹將申一令於天下曰必無造酒造

酒者有刑然且曰後世以酒亡國知天下之既以有酒而勢將不能以復止也勢不能以復止則不惟不禁之而且因而利道之周公之制禮也非酒不成而加之以百拜之文是以終日飲酒而不至於醉孔子之酒無量而又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夫以周公孔子之聖而生於有酒之世不能不飲也況里巷之愚民乎秦漢以來有志之君思以為足國之計所以禁民之釀酒者蓋亦無所不至矣然其效究何如哉且夫舉天下之無味而辛苦

螢於口未有如烟草者也自萬歷之季閩人一食之不及百年以至於今而天下之民無貴賤賢愚鮮不甘而嗜之國家亦嘗申禁戒之令矣而卒於不行又況嗜欲之大者歟今夫嗜欲之所在智之所不能謀威之所不能脅也奪其所甘而易之以其所苦勢不能以終日血氣心知之所便安愚昧者之所爭趨而欲以朝廷之法令驅迫之則其術將有所窮而其權將有所黜春秋戰國之間嘗有任俠姦人矣以一朝之感激為人報仇至於皮面

出腸而不悔然數十百年之後息滅消亡無復聶政荊軻之餘韻者此豈待朝廷之禁令誅絶哉夫朝廷之所爲禁令者以死懼之而已彼其所爲者皮面出腸也而又安得而禁之然不待禁令而彼其所苦有以自斷於中矣若夫所爲者非皮面出腸爲之而後皮其面出其腸彼猶將俛俜於面之不皮腸之不出也何憚而不爲邪鬬雞走狗博塞呼盧雖不爲之而其情未至於不得已也然英君賢相申之以甲令嚴之以放流而其風終於不息

況足以見小民之情矣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誠惡乎其始之者矣今夫水其始涓涓山下之泉也而其流遂為江河今夫火鑽木以求之擊石以出之其始一縷之光也其後遂燎原而不可嚮邇里之民有幼而習為優人數十年年老矣其子孫餓於貧恥其所為而請歸養焉彼既已慣習於諠囂之樂而苦其家之闃寂而無聊卒逃去終身為優而不返行乞者世之所謂至污而極賤也不為則已為則將有甘之者夫不耕而食不蠶而飲

而殘冷之杯炙有時而勝於力穡之農夫彼既已嚌其行乞之截則雖裸裎之以恒産而不與易也吾觀君子之於不善惟未嘗一試之如閨中之處女耳設或中於小人之諛言以小惡為無傷姑一嘗焉而得其所甘則其心將遲回眷戀而不容以自已甚則決壞藩牆至於毀身敗行而不顧嗚呼此又何必小民也哉雖然古之為人君者深宮宴處久絕其嗜欲之萌而禮樂政教委曲繁備又有以深杜其習非之路不待威廹勢禁而其民閑其原

而自化則雖以累朝深錮之習何不可一朝而自
止乎嗚呼此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
即烟酒賭博優人乞人人情物態易恍者以明
始之當慎文如江波隨流曲注而無一定之程
度辭達處不讓東坡

叢說

物有經吾心有矩物有圓吾心有規規與圓合是生圓矩與徑合是生方規者圓之體方者矩之施何以知物之方哉以矩何以知物之圓哉以規雖然徒規不可以圓也以圓得之徒矩不可以方也以徑得之

一出焉一入焉其何有於能存守其中肅其鄰凛其一絕其紛渾兮若雞之伏專專兮若蝘之登木夫惟不叩叩則鳴矣夫惟不央央則盈矣

彼以有而我若無彼以實而我若虛彼以智而我若愚夫是以不居夫不居則物莫之與俱矣

小人之乘人也微可上則上之去爾競彼將以爲懕正爾形毋予以可輕温兮其若春肅兮其若秋儼兮其強而不亢敦兮其弱而不流雖有剽悍孰能侮之

我之甘彼何以出我之若彼何以入是以聖人身爲的夫不身爲的是謂面南以求北夫面南以求北其於求北也愈遠矣

似老子

井田

或問井田曰此開國之制也夏后氏之貢殷人之助周人之徹盖皆禹湯文武之所經營而後王無與焉奚以明其然耶今以一人而有五子五子而有二十五孫一夫百畝之田未及數十年將增而為數百千畝之多不授之則一夫非百畝而民且有無田之夫授之則國中安得無盡之閒田隨其時之求取盡人而給之且方其未授之時田安在使百姓耕之則已授之於百姓矣不使百姓耕之

國中貯無盡之閒田不以與百姓而荒廢棄置於情則不安於勢則不可況一夫各有其百畝又使八家同養其公田此其田將誰使耕之有一夫則必有百畝數世之內猶或可支周之末至於八百年之久天下之田不加多而民日益衆不知將何以給之吾意先王之制蓋當國家初定取天下之田與天下之民合計其數而權之而民各分以其可得之田至其後世子孫有蕃衍有寡弱寡弱者不得不富蕃衍者不得不貧而後王不復能均之

矣洪範之言福極有富有貧此其徵也使國家能悉取而均之則天下之民一而已豈復有貧富哉如以為不然則是上之於民於其祖父時取而均之於其子孫數十百世之後又皆數數取而均之奪民所已授之田而轉以授於未授田之民紛紜變亂田不日多則授田不得不日減其勢將使百畝者減而為數十畝數十畝者減而為數畝然後可此必不能行之事也或曰孟子於滕公嘗教之以井田矣非後世乎曰周室既衰井田既壞孟子

欲使滕之君反古之制如文武周公之初創而其
勢固已不行矣
論似創而實平正拘迂者但習於舊聞未嘗一
設身代爲區處耳 如謂不然請君作答

焚書辨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令則曰詩書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何異夫書秦固未嘗盡焚也太史公曰武帝招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天下之士靡然嚮風論者謂漢以祿利誘進天下之士故求經而經亡而不知經之亡蓋在楚漢之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夫小人之為不善未必其一出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

而莫為之所其終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而在於項籍及其亡也不由於始皇帝而由於蕭何何則博士淳于越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下其議李斯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於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之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

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澌滅無餘當項籍之未至於秦咸陽之未屠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故曰書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項籍之罪也昔高祖既定天下論羣臣之功以蕭何爲第一吾嘗觀楚漢相距數歲高祖敗而遁逃亡軍失衆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滎陽而蕭何轉漕關中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

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為不少矣雖然吾以為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漢以故具知天下之阨塞戶口之多少强弱所在然蕭何於秦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如綫者獨不聞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也故熟視之若無覩耳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至其後之

不肖不因之塗塈，惟增其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鬻而有之者，又取其瓦甓以去，而遺其梁棟風雨之所漂搖，蟲蟻之所剝蝕，其鄉里之居民，因竊取之以為薪爨，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留者矣，彼不肖而殘毀之，誠無足怪，獨奈何鬻而有之，顧遺其梁棟而不知惜也，昔者嘗怪漢與秦大反秦之所為，而禮樂法度，則一遵秦故，而未嘗稍變，由今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者，惟知有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棄而燒之已久矣，此唐虞

三代之治所以終不復見與嗚呼方沛公之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博士官所職尚無恙當是時固舉九嶷之重而繫之一髮哉且夫聖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書其為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項羽不能燒項羽不燒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嗚呼彼蕭何者真所謂刀筆之吏矣

相其文勢如饑鷹摩空欲下復颺何等嫋娜

雷說

天一物也。地一物也。天之中有日有月有星。地之中有水有火有石。皆物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長。錯萬類於其間。曰胎曰卵曰化曰溼。而莫非物也。今夫物有形焉。有聲焉。有色焉。有聲而無色者。風是也。有色而無聲者。雲是也。聞其聲。覘其色。而不得以備悉其形者。雷是也。然則雷者。有形乎。無形乎。則余必以為有形者也。雷也者。與蛟龍為類者也。蛟之有形也。人見之。龍之有形也。人見之。若夫雷

則人雖不常見其形而亦有見之者矣蛟之為形或赤或黄龍之為形能短能長雷之為形非走非翔象彼鷹隼兩翼怒張雷也者水中之火也北方也龍也者木中之火也東方也蛟也者雷之屬而龍之行也夏則偕見冬則偕藏故啟蟄則不伐蛟恐雷與龍或助之為殃也彼蓋有得於陰之陽也者而以成其象故憑雲以出入變滅而無常也日天火也雷地火也日麗乎中天雷霆不敢作也風雨晦冥而雷興焉陰盛則其氣乃揚也人之身亦

猶是矣醫家者曰雷龍之火不可溼伏是也然則雷者果何物也仲秋之月雷收聲則凡蟲之蟄者皆蟄矣仲春之月雷發聲則凡蟲之蟄者皆啟矣然則雷者我知之矣蟄蟲之長也毓地之質含天之精巖棲穴竄蘊怪藏靈山澤通氣乘雲以升熊熊其燄殷殷厥聲奔馳欻砉旁薄窈冥其形不可易以覩而不知者遂以為無形

創意造言昌黎之文

解毀

世皆謂毀人者己之不修而畏人之修是其罪莫大焉嗚呼此其毀於人者蓋亦與有責也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小人雖畏人之修必不能無端而肆其非議之言雖無端而肆其言人且將不信彼其毀之者必其為闊絕之行而與其言相近似不相遠者也蟲之所生物必先腐昭昭然白黑之分必不能指白以為黑小人雖善用其毀吾未見其能加於聖人也說者曰宰我以孔子賢

於堯舜雖未有以知其必然而要以孔子之聖為可以止矣桓魋猶且欲殺之夫以人之疾孔子且至於欲殺而吾未聞其有毀孔子之言此其所以為孔子惟以孔子之不為濶絕之行也曰叔孫武叔則毀之矣夫惟武叔毀孔子而後知天下之不毀孔子也彼其言未既而天下已笑之矣此所謂無端而為非議之言而人不之信也說者曰人安得聖如孔子夫人惟以不得如孔子而不以孔子自待其身此其所以終為庸衆人且不可得也夫

人必有不敢難視乎孔子之心而求必以至之然後可以不為庸衆人雖使人之毀譽交至於吾前而吾不動於其心故曰毀於人者之與有責也

瘦折如屈鐵吾疑其為半山遯篇作者幼年初學為文已能如此

難言一

丙吉出逢清道群鬬者死傷相藉吉過之不問前行見逐牛者牛喘吐舌而吉駐問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鬬死者一獄吏治之耳三公典調和陰陽若牛行近而喘是時氣失節職所當憂於時咸服以吉知大體

劉子曰如吉言乃所謂不知大體者矣以三公之所調者陰陽耶則牛固囿於陰陽之中在所當調矣彼民之鬬相殺者豈獨蔽於陰陽之外三公可

不調之耶以宰相之尊視民之死誠小事不當親則民固小而牛之於民又其小者雖民之相殺為獄吏所當禁倏然宰相則已見之矣君子之於物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民死而尸橫於道獨安能恝然而已哉且牛非無田夫為之主也休之以嘉樹茂陰啖之以芻菽牛之喘立可定也彼田夫置不為意而宰相顧惄焉屢之以為已憂是亦不可以已乎吾以為牛之喘陰陽不和之小者若夫民鬬至於相殺其為陰陽之不和乃誠大也陰陽不

和則牛喘是必且陰陽和然後人乃相殺乎稚子匍匐將入於井家相坐而熟視之曰彼有擕持之老嫗在俄而雄雞相鬪於庭竊竊然恐其繫主公之休咎彼丙吉何以異於是夫牛非自喘也人有逐之者矣設使陰陽之既和雖逐牛而牛能不喘耶方春和時亢陽剛暴吉宜自知之矣何問於牛牛喘則以為職所當憂人死則舉而歸之獄吏則是朝廷設京兆之尹長安之吏所以治民而宰相者特以治牛耳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吾

未見吉之知大體也

如瀉水銀於地百孔千竅無所不入

難言二

馬援使交趾，而以書遺其兄子於茂陵曰，龍伯高，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吾亦愛之重之，然不願汝曹效之也，效伯高而不得，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而不得，畫虎不成而反類狗矣，

劉子曰，此非君子之言，自棄者之言也，以季良為不足法耶，何愛重之與有，以其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為果足愛重矣，顧獨不欲二子之效之，是援靳

其兄子以為善也夫援徒以虎大畫之難成而已遂不當效之耶吾未見刻鵠之小而遂成也且彼固知刻之不成而類鶩矣以其有所類耶亦非虎之不成為獨無所類也以其為此而類彼所類者非其所為耶則所謂鶩者固非鵠彼類之者卒何以異於虎之類狗狗則失矣而鶩亦未為得也為之而無成鵠與虎俱不成也為之而有類狗與鶩皆所類也鵠小於虎而狗亦大於鶩與其刻不成而類鶩不若畫不成而類狗或曰援特以季良之

為輕薄不足效也而不欲斥言之耳是說也余蓋嘗臆之云

辯難攻擊之文須具此筆力始得子厚半山都從吃公子來也

難言三

唐之初葉王勃楊炯四人以詩著名於世而裴行儉譏之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然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

劉子曰人之有窮通得喪天也行儉幸值其富貴王勃諸人不幸而值其貧賤乃遂以已之富貴驕諸人之貧賤則過矣彼行儉特以享爵祿為器識焉耳夫爵祿而必欲其享享爵祿而猶必有其器邪行儉則欲享爵祿矣王勃諸人未嘗曰吾欲享

行偸之爵祿也而行偸乃代為之私憂過計邪賓王之檄則天盡其道而死者也王盧之水死特天命之不幸耳若夫以縣令終與彼之以宰相終者何異如以宰相有器識而縣令則無則古之畧無器識者莫如陶潛一縣令且不能終又出炯之下矣如以無器識則不能享爵祿則是孔子以無器識故窮顏淵以無器識故夭龍逢比干以無器識故見殺予依阿於女后之朝不以為耻而惘然自以為能致遠致遠者固如是哉吾觀行偸之所謂

語識蓋鄙夫之厚貌深情無所不至者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元食桃而先食黍里之富兒笑之曰東家貧疏食水飲豈知食桃者哉彼行倫何以異是夫豈獨行倫狄仁傑世所稱反周為唐者也其或者仁傑唐之貴戚之卿歟如其不然唐之改為周與周之復反為唐於仁傑何與而低首屈膝於滛亂之婦人以為之自予觀之非反唐也苟周之富貴耳其周之卒反為唐倖也而仁傑固以為其女兄所嗤矣設使天命已去唐之祚終不可反吾不

知。仁。傑。何。以。自。解。邪。夫浮躁淺露後世之小人文致君子之詞而行險固以倡之矣文藝之於立德立功則末矣豈其不如享酒食之榮華者乎

求富貴利達者自鳴得意而忘其妻妾之羞讀此當令低頭愧赧行險輩又何足道

書戰國策後

嗚呼教化之衰也春秋戰國之間足以覘世變矣[illegible]其和以及嬴秦陵夷何其甚歟周平王東徙洛邑秦遂列為諸侯自是王室微侯伯執政強凌弱衆暴寡征討不稟於王命王奪鄭人田鄭人射王中肩戎伐凡伯臣弒君子弒父者有之然齊晉秦楚為盟主假仁義以尊周室為名興師伐國上軍中軍下軍步伐有度列大夫相與應對為言辭抑何退讓恭詳恂恂長者有禮也雖無道繩之以禮

猶慴服不敢覬爭下逮七國詐謀劇而傾危之士起合從連橫詭譎不信要在戰勝攻敵以相兼并爲能李悝盡地力衛鞅富國重法立威孫臏吳起之徒以善戰爲齊楚上將長平之役白起阬趙卒四十餘萬人比於春秋抑又甚焉當是時周之禮樂法度猶存未盡泯者成康殁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數千年其爲升降可勝道哉

神韻高古似史記

書荊軻傳後

天下之變不幸出於君父之大當傾危之頃有健丈夫起而圖之惟其萬全而無害乃可以杜塞覬覦之口其或值天時人事之窮一敗而不可復收則天下後世之議必紛然而起此古之忠臣義士所為悲傷痛悼而持兩端者往往徘徊於進退之間而不能決也昔者秦之將滅六國也燕太子丹既為質於秦而歸慨然念國亡之無日社稷之不得血食食不甘味寢不安枕鄰行以迎荊軻荊軻

提三寸之匕首直揕虎狼之秦庭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揕其胸始皇死則秦必亂秦亂然後燕出勁師合韓魏齊楚六國之衆并力西嚮則秦可以滅而燕可以王惜乎天不祚燕舞陽勇士也奉督圖而色變荆軻知刺劒之術而中銅柱不可拔其後秦急攻燕而燕亡議者不察遂以丹之謀爲速禍而目荆軻爲盗夫秦欲得天下耳雖使燕奉地效於秦秦猶將滅之何係於荆軻之有無哉彼韓魏齊楚五國者不聞有荆軻入秦之擧也早已

先燕而亡矣且夫秦未嘗得天下也燕之與秦競為敵讎其勢不容以兩立荊軻燕人為燕而擊仇讐之秦使其事成則軻之功不下於蕭曹平勃雖其不成猶將比跡於周苛縱公非匹夫倡亂以賊其長上所可同日語者而目之為盜於義何居自是之後張良襲其餘智椎秦於博浪之沙其事亦不成也而論者謂子房為韓報仇夫良於韓之既滅猶可為韓報仇豈太子於燕之方盛獨不可為燕報仇哉良之擊擊之於秦既得天下之後亂民

也荊軻之刺刺之於秦未得天下之先非亂民也今夫書陽虎為盜者以竊寶玉大弓為蒙昧不明之事其果出於陽虎歟抑不出於陽虎歟未可知也持匕首而入秦庭豈蒙昧不明之事乎且寶玉大弓孔子弟知有竊之者耳而傳者實之以為此陽虎也其是否未可知也持匕首而刺秦王衆知其為荊軻而乃於千有餘歲之後疑之為盜哉余以為荊軻義士而丹忠臣孝子也獨惜丹操之已迫荊軻欲有所待勇者與俱而丹遲之至使舞陽

震慴秦庭之中惟軻一人故擊秦王不中耳設使有勇者為之左右秦王欲環柱而走不可得也嗟夫後之學者欲譏論古人則必置身於古人之地以度其心而毋拘牽於成敗之跡使刺秦之事成則天下之頌勇智者將在太子與軻惟其不成而紛紛之說得以隨其後然則世之為君父而舉事者其必要其成而後可哉

辯難雄駿大蘇之文

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男子自十六以至三十可以為人父矣三十而不娶則已老女子自十四以至二十可以為人母矣二十而不嫁則已遲夫男曠則蕩女怨則傷怨曠之氣積而干陰陽之和則日月山川或崩竭而失其常度聖人曰此其道皆必於夫婦乎謹之越人有挑其婢子而不從者遂惡之常使之獨處婢子年老且四十而未嘗有夫於是其妻生子而瘖子長知讀書牆記而已既而悔之為擇配一夕而其

子之瘠者愈此乖氣之所致也然則其緩於男而急於女也何居曰男子處外意不適則放而之乎山砠水涯雖曠而可以不至於病女子者生於幽閨之中坐於一室之內有所感而不平想虛弔影故其心結結則傷傷則死矣聖人以男之可以不至於病而女之遂至於死也則是情之至急者莫如女而男次之於是斷然以女先於男而不為僭且吾聞之陽則不疑於老老則足以有為陰則不疑於少少則弱弱則能受而可以成孕育之功嗚

呼此聖人之扶陽抑陰本人情以通天下之和也

勁悍似老蘇

泰伯高於文王

使文王而生於泰伯之時其不能爲泰伯之爲邪嗚呼其亦能爲也使泰伯而居文王之位其不爲三分有二之天下以服事殷其又將過之邪嗚呼其無以過也若是則泰伯與文王等耳何以異雖然天下之事將然者不可知而惟已然者可以循跡而較文王可謂無愧於其君泰伯則無愧於君而又無歉於其父且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也人知之泰伯者一日與其弟仲雍採藥而至荊蠻

久之不返有來告者曰已爲吳人斷髮文身矣設使衰周之世無孔子則人孰不以泰伯爲狂哉嗚呼此泰伯所以高於文王也

亦有奇致

書唐學士德俠傳後

一

古之君子其所以汲汲於仕進而不甘閉户以終老者固非為一己之宮室妻妾肥甘輕暖計也視天下之民皆吾之同胞不忍見其陷危淪陥而思有以康濟之使無不得其所也故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伊尹見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内之溝中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也或曰此蓋得位乘時然後得以遂其志如其不得志也則將比之鄉隣之鬬

矣予應之曰非也周官有不睦不婣不任不卹之刑孔子曰以與爾隣里鄉黨夫孟子所謂鄉隣之鬬盖謂四海之大九州之遠目之所不見耳之所不聞於吾心無所感觸焉耳如其在族姻僚友里黨之間朝夕之與共出入之與俱非目見其形則耳聞其聲見其寒而不解以衣聞其饑而不推以食此殘忍之尤安得自託於鄉隣之鬬吾獨怪後之居上位者將畀人以科名爵禄必度其人之能報我者而後與之否則閉拒之使不得通不以為

天位之與共而以為私恩之可市如農夫之力穡而望其有秋吾觀方君舜和當其與唐守之遊守之亦里巷之窮士已耳豈知其名魁多士膺顯秩於朝廷哉至於孫一松者羈窮困苦不忍視其塡溝壑而死力足以拯則拯之而不告以姓名其無望報之心可知也然而唐公歸里非舜和在座則里人之燕請不赴一松過諸塗而邀之歸援以禁方由是方氏數世蒙其利然則有施而無不報者天之道也彼必度其人之能報而後施亦獨何哉

可礪俗使歸於厚

書田氏刲股事

愚者之所明智者之所不屑也而有時智不及愚不肖者之所趨賢者之所不為也而有時賢不如不肖何者彼雖愚不肖而君父人倫之際一念之誠或至感鬼神而格天地而世所稱賢智者專為巧言以自覆叟考其門內之行多不可以告人尚何議彼哉儒者曰人之生死受命於有生之初而不可移易身體受之父母毀傷之而無救於其死愚而不可為也是其理誠然雖然一家之中父子

兄弟相親相愛纏綿糾結而不可解釋於心疾病則相扶將死則願以身代此亦人之至情乎夫父母有疾而求免其死苟可致力將無不為於是夫婦之愚迫不得已封股以療之有垂死而復生者矣夫苟垂死而可以得生雖封股可也譏之為愚吾以為雖愚而不可及也儒者曰人之既死則其神靈將散而無所不之故為重為主以棲之若其體魄既與其神靈離而為二矣掩藏之而已於是前古之禮祭主而不祭墓雖然夫婦之愚不見其神

霆而弟見其體魄夫親見父母之體魄一旦委棄於中野不忍遽舍之而歸此亦人之至情乎然則雖廬墓可也譏之為偽吾以為雖偽而不可及也嗟乎世俗日益偷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所在皆然苟得一刲股廬墓者而嘆為希世不再見矣不彼之譏而此之議何哉同里張君嗣宗有賢妻田氏值姑之病再刲股以進而姑病尋愈其後長女適陳氏亦刲股以救其姑次女甫十歲又刲股以救其母此固一門之流風漸漬以然而亦

天之報施理有不爽者昔東漢楊氏善事其姑姑曰我老無以為報但願汝生孝子故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觀古人之立言不可以一端泥故為辯晰其義書之以告為人臣子者

說出股之當封墓之當廬至情至理所貴於能文以此

書汪節婦事

陰教之不修久矣。幽閨之女子，博奕飲酒，應對賓客，一切無以自別於男子，而男子亦遨遊逡巡焉，退處於其後。風俗之敗壞，至於如此，可為太息而流涕也。然女子猶有能明大義者，而男子則泯然惟知富貴利達之求。一邑之中，女子之節烈可采，常至不可勝載。至於國家將亡，其能見危授命者，百不一二覯焉。豈天地之義氣，漸滅之未盡，而猶或鍾於女婦歟。聞昔有達官者，世世受國恩至渥，後

值城陷家人以為義無復生而主人顧遲回不忍其死其子婦守義已二十年察其舅終無為國就死意乃設為盛飾來前舅驚問之笑曰婦將改適他氏矣舅愧其言然後死由此觀之苟明於妻之為道又可推類以及臣道也余同里汪君彝仲之母夫死時年二十四彝仲纔五歲而節婦撫育之成人為學官名弟子其孫乃大請於官既得旌其門矣又請於族姻故舊之賢者為詩歌古文以紀其事其事亦閨門女子之常無足詫人者而天地

之義氣要賴以常存而不墜嗚呼乃大可謂善顯

其親矣

點綴生色

讀伯夷傳

夫事有委巷小人之談而儒者采之以為傳記則其言流傳既久深入後世之人心不復考其是非得失堅持之而不可拔雖有智者與之辯別分明而彼終莫之吾信昔者伯夷叔齊兄弟讓國並逃於首陽之山孔子謂其求仁得仁及孟子之所稱述詳矣未聞有耻食周粟之事也及司馬遷作史記乃謂武王以臣弑君伯夷叩馬而諫後世淺見之士莫不信之以為誠然或反為文以刺譏武王

嗚呼此君臣之義所以不明於天下也夫名不可以兩立而事不容以兩是使伯夷之言誠合於道則武王為亂賊之徒不得與堯舜並稱為至聖使湯武之革命果為順天而應人則伯夷安得為此非聖謗道之言哉然則耻食周粟者委巷小人之談也余嘗考之孟子謂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知所謂其君者紂乎武王乎如還之所紀則武王非其君矣武王非其君則必如紂者乃為伯夷之君乎然余又聞伯夷避紂矣紂既非其君而武王又非

其君天下安得非紂非武王之君而事之謂治則進亂則退者伯夷也居北海之濵是亂則退矣若武王有天下又逃之窮山絶谷之中是不為治則退乎西伯善養老而伯夷與太公偕來盖伯夷之歸周久矣及武王伐紂惟太公鷹揚而往佐之是伯夷之老而既死也使其尚在則伯夷之鷹揚當必更甚於太公伯夷叩馬而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若素不相識者然夫兩人皆名賢同居西伯之宇下而頑漠不相識此非人情則其言之虛

妄不待智者而知也太史遷之作紀傳唐虞三代皆直書其事其於伯夷獨增其傳曰之三言然則遷亦姑存其言而未必深信其事者歟自秦焚詩書用漢儒之臆簒亂聖人之經其國史所書或蓋失飾非得之傳聞而多失其實其舛謬非一端矣孟子謂武城不可盡信而於虞舜伊尹孔子百里奚人言之譌繆皆為之反覆辯明又況周衰迄秦漢紛紛著書之士掇拾煨燼之餘聽其言而一皆信之不復致疑其際豈不亦好古而失之過也哉

辯駁如水銀入地好學深思之士可於此盡祛

累代之惑矣

讀萬石君傳

太史遷之傳石奮也褒之乎譏之乎曰譏之曷以知其為譏也曰遷之報任安者曰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而全軀保妻子之臣媒孽其短誠私心痛之彼石奮者特全軀保妻子之臣而已且遷已明斥石慶之非矣曰文深審謹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夫君之所求乎臣臣之所為盡忠以事其上者在匡君之違言君之闕失使利及生民而已若夫君之所可而因以為是君之

所否而因以為非其所愛因而趨承之其所惡因而避去之此廝役徒隸之所為曾謂人臣而亦出於此當是時與慶騈肩而事武帝其以滑稽著則有如東方生以伉厲稱則有如汲黯而朔之於上林苑極言其害民於董偃極言其當斬若黯則又有甚焉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然武帝於此二人者皆莫之罪也頌謂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嗟乎吉凶禍福人世之遭逢皆上天之所命也福非求之可獲禍亦非避之可

兕黯數忤帝意常使帝默然又面觸弘湯弘湯咸深心疾黯而黯卒無恙得以壽考終其身然則戇直亦可以立朝而君子之爲善者當益以自信豈必依阿以逢世哉後之爲人臣者不爲怙寵之立威則或以萬石君自況是自居於闒媚之小人也遷之論塞侯曰微巧其論周文亦有處讇之譏謂其近於佞而又以爲篤行之君子遷之言緩而不迫類如此跡其連類而書與奮慶同傳然則奮慶者亦遷之所謂佞巧者歟

史遷大旨已畧見本傳及賛語中昧者猶豔稱之以為美談盛事是有關世教之文

續難言

許衡當元至元之世既以講學得為顯官矣至其將死乃以不能辭官為虛名所累而戒其子以勿立墓碑夫生則為官死雖去其墓碑何補與其言蓋矯拂以求名非君子立誠之道也而其言之尤悖者則曰儒者以治生為急

劉子曰今使光天之下海隅之廣蒼生之衆猶有一人之不治其生則衡之為此言也吾無怪其然彼世之人自京國以至閭閻自王公以及黎庶辨

明而起夜分而未息採金於山探珠於海求穀果絲麻於阡陌冬不畏寒夏不畏暑陟𡾊巖不避熊虎投淵浸不避蛟鼉蜀山之險遠而舟騎錯行溟海之風濤而帆檣雲集皆治生之人也衡猶惟恐其未諳急呼而告之不亦贅乎或者曰天下固有不治生之人矣厥先祖父苦心思勞筋力辛勤拮据以有兹田宅而子孫視之如泥沙草芥甘食好衣六博蹴鞠漁女色狎倡優蕩靡以盡以至饑凍逼身而不悔彼惟不知治生故至此然衡不以戒

不才之子弟而顧獨以之警儒者夫亦思儒者之志果將奚為乎而衡為此言是將使儒者秉農圃之犁鋤勤賈胡之販賣乎且夫衡之學固自以為學孔子也然孔子之稱君子也曰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衡則以為貧甚可憂也食不可不謀也是衡之言與孔子背也衡之學固自以為學孟子也然孟子之告滕公也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衡固士人也而欲下同於編户之民是衡之言又與孟子背也嗚

呼衡既以學道博天下之虛名而又以治生收天下之厚利衡於名利之間可謂兼收而兩得矣夫衡者元儒之顯著者也為鄉閭講學之徒所尊信稱之曰魯齋先生故雖孔孟之言或見為迂遠而幸其出於魯齋之口則將假之以濟其貪污余故不可以無辨雖然吾觀世俗之情能治生則生不能治生則死能治生則富貴不能治生則貧賤能治生則尊榮不能治生則卑辱而世之迂儒生長山澤之中少所聞見或猶守其不忘溝壑之心宜

其餓死於蒿萊而世終莫之知也然則衡固儒之識時變者也其言亦後世迂儒之藥石哉

攻擊之文能令言者無以自解部伍精嚴而神機超異未後翻轉尤為不測妙入無聲

續泰伯高於文王

泰伯高於文王朱子之言蓋謂以天下讓商也夫泰伯欲成太王翦商之志使其位傳之季歷以及文王故與仲雍並逃荊蠻以讓季歷也季歷在位則翦商之勢成矣吾未見其讓商也使泰伯果有讓商之心必使已居其位終其身不取商之天下可也何為逃之荊蠻逃之荊蠻無與於商之天下也欲其位傳季歷而已夫已居其位其權在已可以不取商之天下謂之讓商可也逃而去之以成

太王之志使其位傳季歷及文王翦商之勢如決河而放之海顧乃謂之讓商乎紂惡已極矣天命已移人心已去矣商之天下無所庸其讓也當是時天命之眷顧者周也人心之嚮往者周也周之代商如春之代冬其秩敘當然其以天下讓也蓋謂周人一家之中自相推讓耳於商乎何與且夷齊之叩馬傳之者繆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武王之聖為伐紂之舉夷齊之不諫可知也以夷齊之賢知商祚之終其不叩新王之馬又可

知也

朱子注至德謂心即夷齊叩馬之心遂至讓商讓周積疑莫決前篇從朱子立義此篇明辯其誤簡直而曲盡使拘迂固執之士難以置喙